

红豆

2016—2017

散文随笔

双年选

《红豆》杂志社／选编
丘晓兰／主编



中国
文联出版社

红豆 散文随笔双年选

2016—2017

《红豆》杂志社 / 选编

丘晓兰 / 主编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红豆》散文随笔双年选:2016—2017/丘晓兰主编;
《红豆》杂志社选编.——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7.12

ISBN 978-7-5171-2571-6

I. ①红… II. ①丘… ②红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10090 号

出版人:王昕朋

总 监 制:朱艳华

责任编辑:李 颖

文字编辑:张 朕

出版统筹:冯素丽

责任印制:佟贵兆

封面设计:杰瑞设计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100101

编辑部: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100088

电 话:64924853(总编室) 64924716(发行部)

网 址:www.zgyscbs.cn

E-mail: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廊坊市百花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3 印张

字 数 220 千字

定 价 4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571-6

目 录

- 皖地风 / 潘小平 · 1
- 砚边信手 / 朱以撒 · 26
- 脖子最硬的人 / 陈启文 · 31
- 在牌楼 / 江少宾 · 48
- 我不能告诉你花草的味道 / 刘梅花 · 60
- 乔叶散文二题 / 乔 叶 · 67
- 粉墨展倾城 / 刘 洁 · 73
- 而如果树 / 耿 立 · 82
- 挂在悬崖上的瀑布（外三篇） / 谢德才 · 95
- 牧草样的生命 / 杜文娟 · 101
- 古筝在宫殿里奏响 / 李 杨 李 辉 · 108
- 草药香（外一篇） / 唐晓勇 · 116
- 山顶上的风（外一篇） / 蒲素平 · 121
- 在故乡 / 庞 锋 · 126
- 味道课 / 敬一兵 · 133
- 西域何处 / 杨 逍 · 141
- 老家来人了 / 姚凤霄 · 157
- 香水 / 宋晓杰 · 163
- 慢生活 / 赵 丰 · 172
- 斋社 / 马村长 · 184
- 猫事二题 / 王 韵 · 196
- 熔炉，铁与东莞的冷却 / 侯山河 · 201

皖地风

■ 潘小平

【选自 2016 年第 2 期】

走进安徽，就走进了没完没了的絮叨；走进安徽，就走进了可以化成万物的希望所在；走进安徽，也就走进了我生活 40 多年的地方。小时候，我知道安徽只有怀远，怀远只有我家门前的荆山与淮河。我还知道一点点关于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。我曾渡过淮河，登上涂山，拜谒禹王庙，带回圣泉水。后来，我在那座叫怀远的小城读书且慢慢长大。长大后我才知道，安徽这片土地是多么神奇而壮美。它的北部，是一望无际的淮北大平原；中部，是起伏跌宕的江淮丘陵；南部，则是逶迤的皖南群山。长江、淮河从这片土地上横穿过，世界都为之倾倒的黄山，高高耸立在安徽的东南。

梦想去饱览黄山的奇松、怪石、温泉、云海，去感受“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”，但一直到了将近 40 岁，我才第一次有机会登上黄山。此后的几年我走遍了安徽的山山水水，对她的土地和历史，也有了自以为比较深刻的了解。一个偶然的机，我得知在中国古文字中，“徽”也是“美”的意思。这时，我才发现，我的家乡安徽，是多么富饶和阔大，而且尽善尽美。

谁不说俺家乡好？这已成为渗透在人们骨子里的难以改变的观念，我也未能脱俗。所以，在标榜人杰地灵的时候，总会情不自禁地炫耀安徽这方哺育我的神奇土地。

徽·皖

大地早就存在了，一如我们头顶的蓝天。

但“安徽”二字见诸文字，却是在 1667 年，康熙六年。这一年七月，亲政不久的康熙大帝，摆脱了权臣鳌拜的控制，雄心勃勃地干了几件大事，诏设安徽省建制，即是其中的一件。这是采取跨江而治的办法建立起来的行政区域，有着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因素。在这里，“安”是安庆，“徽”是徽州，它们合并代表该省所辖的安庆、徽州、宁国、池州、太平、庐州、凤阳 7 府，

广德、滁州、和州三州，共 53 个县的广大区域，省会设在安庆府城。由此可知，当时的安庆和徽州在全省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安徽简称“皖”，是因为境内有古皖国。古皖国即是今天的潜山县，春秋时称皖。皖山，也就是天柱山，以雄、奇、灵、秀而著称，在《史记》中就有了汉武帝封天柱山为南岳的记载。丁丑年春，我曾随《皖赋》摄制组前往潜山寻找安徽的源头，于落日辉煌之中，看见春季的皖水泗漫无边，缭绕着从皖山下流过。

其时三皖大地，美得无以诉说。

文化·圈

如果我们打开地图，从北向南有序地排列，首先进入安徽版图的，是一望无际的皖北大平原。平原缓缓推移，至淮河以南，渐成起伏跌宕的丘陵。这里是平原向高山的过渡，丘如波涛般奔涌而至，仿佛一种叙事的节奏。终于，大别山脉在安徽的西部隆起，而伟大的黄山山脉，也逶迤于安徽的东南。

这片土地上河流纵横，湖泊密布，有大小 600 多条河流。淮河、长江、新安江是 3 条大水系，此外，还有烟波浩渺、水天一色的巢湖。在长江与淮河之间，有一条狭长而平坦的原野，俗称江淮地带。在这条狭长地带的之南和之北，分别被人们叫作皖北和皖南。在这里，河流是一种有力的划分，它最终形成文化圈的概念。“文化圈”是已故学者欧远方的提法，他认为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形、地貌的特点，安徽境内形成了淮河、皖江和新安三大文化圈。在圈内，人们有着相近的生产、生活方式，相近的习俗、脾性，甚至使用相同的语言——方言。

这就是文化，以及文化辐射出去的“圈”。

结识一方土地，须以虔敬的心灵融入一方文化。认知安徽，必在心灵的世界里感受欧老所说的淮河文化圈。

平原·村庄

在安徽的北部，我愿意郑重使用“平原”的概念。

冬天，尤其是无雪的冬天，皖北真是一马平川、一望无际的大平原。太阳懒懒地照着，村庄、草垛和落尽了叶子的老树，在平原上一目了然。大约

是1987年，我曾只身一人在淮北平原上，整整浪游了一个冬春。我走过一座座村庄，从山之阴到水之阳，去拜访一尊尊福主。淮北的乡村大道，干了多半冬，一脚踩下去，黧土能扬起来老高。这儿的人，把这样的乡村大道叫作“官道”。正是冬闲时候，官道上来来往往，走的满是走亲串户的庄稼人。男人们空着两手，甩打甩打地在前头走；女人们挎着篮子，在身后不远处跟着。这就是北方平原上的男人和女人，很多很多年以前，里头走着爷爷和我奶奶。因此，平原和北方对于我来说，是一种生命深处的记忆。往往是一大清早，在投宿的人家吃罢饭，我就上路了。这时的场院和草垛，还有冬日的乡村大道上，都铺了一层薄薄的青霜。走着走着，太阳就一点一点升高，路过的村子头上，也开始有人偎在南墙根下，晒太阳。鸡们走走停停，其中特别鲜亮的一只，会突然昂起头来，对着太阳，发出一声嘹亮的啼叫。

走在这样的乡村大道上，我的心分外安详。

如果是逢集的日子，挤满了庄户人的乡村集市上，会非常非常热闹。推车的、担担的，还有的赶着猪、牵着羊。妇女们的头上，都扎着大红大绿的花头巾，高声大喉咙地说话；汉子们则多是一言不发，背着手从集这头转悠到集那头。皖北的农人面容粗糙，神情温和而木讷，说话一律很“俺”。

就像这片大平原，那是一种何等的泱泱大美。

河流·道

平原上河流纵横，最大的河流是淮河；淮河支流众多，最有名的支流是涡河。道家创始人老子，就出生在涡河北岸。

到达涡水的时间最好是傍晚，这样的時候，会有上古的风吹来。河流在夕阳下静静流淌，绚美而和谐。在老子的时代，涡水十分浩大，有月亮的晚上，分不清哪是大水，哪是平原。那时的人们拿河流不叫河流，而叫大水、涡水、濮水、淮水、泗水，用以形容它们的漫漶无边。这些纵横交错、汪洋迟缓的大水，哺育了老子智者的哲学。

老子生活的春秋时代，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天旋地转的大时代，诸侯起来了，周天子失势了；卿大夫起来了，诸侯又没落了，240年间，战争297次，弑君、亡国无算。坐在东周宫廷的典藏室里，记述这些兴亡成败的历史，老子心中，弥满了“高岸为谷、深谷为陵”的慨叹，不知不觉就流下泪来。

所以他后来，在骑着一头青牛逶迤西出函谷关时，曾对守关的尹喜口述

“道德五千言”，希望在政治、社会的剧烈动荡中，找到一个不变的“常”。而这个不变的“常”，就是“道”，水一样柔弱不争，却源远流长。

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高深莫测，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。历史上很多政治家都是外用孔孟，内用黄老。老是老子，黄是黄帝，传说中国的古文明，就是完成于黄帝之手。“黄老之术”又称“君人南面之术”，是一种政治谋略。一直以来，人们都有一种误解，认为道家都是很“出世”的，其实黄老政治的代表人物，像吕不韦、陈平、张良、曹参、诸葛亮以及后来助朱元璋得天下的刘伯温，政治上都很有地位，或为国相，或为帝王师。最典型的黄老政治家，是接替萧何为相的曹参，他把道家清静无为的学说用到复杂的政治现实中，与民休养生息，结果中央直辖仓库因存粮太多发生了腐烂，存钱也太多了，以致串钱的绳子，都被虫子蛀断了。这就是史学家们所称道的文景之治。美国前总统里根，不知是不是有感于美国政治的混乱，在一篇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话：治大国若烹小鲜！这使老子在当年的美国，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。在老子看来，治大国和煎小鱼是一个道理，火候不到你不要乱翻，否则会翻得乱七八糟。

在冬季有风的晚上，仍有一些关于老子的传说，在这片平原上流传。在涡阳郑店村，天静宫的残垣颓壁中间，有一尊元代留下的老子石像，他木无表情似的面容，让人有一见心惊之感。那是一种简洁到了几乎失去线条的表达，隐隐传达出一种大智慧，如同老子的“道”，浑大圆融以至无边。在涡河流域著名的道教上、中、下三宫——鹿邑太清宫、亳州道德中宫、涡阳天静宫中，我最为偏爱的是天静宫，还不仅仅是因为它残破的殿落，有着遗址独具的江河日下的美感，更因为“天静”二字，散发着老子哲学的气息。天有大静，地有大美，人有大成，这是“道”的境界。

后来，长袍飘风的庄子，也时常在涡水边上吟哦，神性的目光，长久地注视着两岸的平原。他将老子的“道”，发展成为一种纯粹而自由的艺术精神，而他自己的文字，也如同夕阳下的涡水，恣肆而绚烂。

这就是涡河，道家源头的涡河。作为支流，它最终流入了伟大的淮河。而作为一种古老政治、军事、人生斗争的智慧体系，道家的思想已经融进了我们民族的生命，它在淮河流域的影响尤其深刻。老庄之后，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物，大都是智术型，政治家则多权谋。至于涡水，这条小小的淮河流支，因为诞生了老子和庄子，它目前在西方学术界，是一条著名的河。

亳·高宅

与涡水紧密相连的，还有一个字，这个字是“亳”。“亳”是地名，位于涡水的北岸，我们今天把它叫作亳州市。“亳”是一个古老的字，我看到一种说法，说它的本意是“高宅”。这个字在《尚书》中曾多次出现。这本古老的经典上说，商汤及其之后的帝王八次迁徙，最后定都于“亳”，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在这里居住过。汤的祖先是高辛氏，所以亳州城外，至今还有一处地方名叫高辛集。在商王朝立国的662年间，黄河不断地泛滥，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常常逃避洪水，于是迁都成为王朝中最大的事件。那时的“亳”是一块水草丰美的高地，有涡水逶迤而过。古人多临水而居。商王朝后来，共有十代君主安居于此，苦心经营了100多年，修筑起高大的城池和屋宇，所以有人说，“高宅”二字合而为“亳”。

如此说来，涡水还是商文化的发源地，历史比道家文化要久远得多。商是尊神文化，周是尊礼文化，商文化把鬼神和祖先都看得很重，因此在色彩上崇尚黑色。一直到今天，亳州民宅的门窗都还是黑色的，这明显地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风俗。它的城池也依然高大，并且保存完好。

一天晚上，我一个人穿过黝黑的城门，前往曹操当年演练水兵的涡水浅滩。回来的时候，一轮明月高挂城头，北方冬季凛冽的月光，将这座古城铁铸一般的城堞剪影，衬托得美极了。

英雄·谋略

但真正让亳州名扬天下的，还是三国时期的曹操。三国是一个出将入相、风云变幻的大时代，各路英雄和奸雄、志士与谋士，都纷纷登上历史舞台。但你不得不承认，笑到最后的，是那个名叫曹操的人。

曹操逐鹿中原，争霸天下，一直是以他的家乡为后方基地，因此在亳州，有关他的遗迹有很多。东观稼台、西观稼台、拦马墙、运兵道……但是当今我们真正去寻找它们的时候，发现很多遗迹都找不到了。普通人的生活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慢慢将昔年的喧哗淹没。记得那一回，我在东观稼台的草丛中，抓住一个放羊的孩子，问他知不知道曹操。他用力挣脱我的手，大声说：不知道！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羊们正卧在衰草之中，温和地看着我。

羊们不知道，在三国古战场，曾经发生过无数次你死我活的争夺。它们更不知道的是曹操的专权，以及他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政治谋略。曹操之后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一演再演，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模式，因此在京剧舞台上，曹操又被人们叫作白脸曹操。白脸代表奸臣，还有一层谋权篡位的意思。

在曹操幼年读书的义门镇，我曾听他的乡亲，用高亢入云的河南梆子，演唱他的故事。在这些故事中，曹操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反面人物，又奸又曹。在这里，“曹”就是曹操的曹，用以形容一个人的奸诈。这是亳州方言，在当地使用频率很高。在亳州北关著名的花戏楼上，我还看到过十八出重彩描绘的三国戏文，其中有一出，就是击鼓骂曹。由此你也可以知道，在曹操的家乡亳州，他的名声并不怎么好。

在夏天的晚上，如果有风，矮得只剩下一尺多高的拦马墙上，会坐满了老头。天上星河灿烂，身边涡水粼粼。一般这样的時候，老头们都会津津乐道地戏说三国。这时他们的乡党曹操，就由一个历史人物，彻底堕落成为一个反面角色。

但鲁迅有一次却说，曹操是一个英雄。而究竟如何，很难评说。

名士·酒

我依然盘桓在皖北，盘桓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之上。深冬的日子里，皖北的风很硬，一如曹操的文风，豪迈而苍凉。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”千年之下，诵读着这样的诗句，有些悲凉，有些感慨，一种很复杂很寥落的情绪，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。

曹操开创的建安风骨，以及后世所说的魏晋风度，代表的是皖北文化，均是以悲凉苍劲为内涵。这是因为，曹操当权在大乱之后，人人都想当皇帝，政治上就不能不严酷，影响到文章，就形成了清峻的风格。而且生当乱世，朝不保夕，生命显得宝贵而短促。那么何不放浪一下呢？这就是与清峻相关的通脱。而稍后一点的魏晋，是一个更大的乱世，文人们命如草芥，无数人死于刀下。于是拼命喝酒。鲁迅说魏晋文人，宽袍大袖，人人饮酒。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王孝伯言：“名士不必须奇才，但使常得无事，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便可称名士。”其实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，是一种避祸之法。但是无论怎样长醉不醒，对于嵇康来说，祸事最终还是来了。在一个炎热的夏季，他

被司马集团所杀。那一天洛阳的东郊阳光灿烂，蝉声如雨，三千太学生拥向刑场，请求朝廷赦免嵇康。而嵇康转过头来，遥望西天即将沉落的夕阳，要过一把琴，弹奏起了《广陵散》——《广陵散》悲悯而博大的旋律，瞬间就覆盖了他家乡的河流与山川。

而我前往涡阳东北埋葬嵇康的嵇山，是在冬季，冬阳下嵇山一片衰白。经过 1600 多年风雨的剥蚀，他的墓地早已失去了标记。但山下还住着嵇康的子孙，他的生命，仍在这些村庄和草垛之间，在这片广阔的平原上，自由自在地生长。

嵇康是庄子之后，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又一个美丽的异端。

干戈·美人

来到此地，总会想起西楚霸王项羽的美人虞姬。于是，沿宿泗公路往东，出灵璧县城 7.5 公里，在公路边我看见美人虞姬的坟茔。江淮地处中国的南北之交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，许多著名的战争，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战争：楚汉垓下之战，秦晋淝水之战，以及现代军事史上著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，都发生在这里。

但干戈与美人相关，唯有垓下一役。

美人死去的那年，也不知芳龄几许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曾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下一直陪伴在项羽身边，项羽为其作《垓下歌》的常年追随项王于军中的女人，一定容颜倾城，才艺并重，舞姿美艳，否则哪有“虞美人”之称？我到达垓下的那天，是一个阴寒的下午，发生于 2200 年前的那场恶战，早已是烟消云散了。昔年千军万马十面埋伏的垓下古战场，只剩下袅袅悲风，无限倦阳，一个农民，在大片的原野上，侍弄自己的麦田。

说起来西楚霸王项羽，那是一个何等英雄的人物啊！24 岁起兵，身经 70 余战，威霸天下，名震四海，最后却惨败在了垓下。垓下使项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失败而成名的英雄。淮阴侯韩信将兵 30 余万，合围数千重，此时的楚军已是兵弱粮尽。这是己亥年的深冬，项王掀帘出帐，信马由缰而行。那一夜垓下的月色，一定是清丽绝俗，如同身边随侍的虞氏美人。四周围沉沉尽是汉军营垒，灯火错落，刁斗无声。后来不久，就有楚歌自四面传来了，项王惊问：难道楚军已经全都投降了吗？为什么四面都是楚之歌声呢？随后他返身入帐，坐下，与美人同饮。楚歌仍如潮水般从四面涌来，滔滔不

绝，入耳惊心。项王不由得就怆然泪下了，他说虞姬啊虞姬，难道天要亡我了吗？虞姬站起来，缓缓拔出腰间的佩剑，翩翩起舞。她且舞且歌道：汉兵已略地，四方楚歌声。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？

这是美人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天地间涌动着一股艳美凄绝的气氛，英雄末路的西楚霸王项羽，再次泣不成声。后来，美人虞姬就仆地而亡了，鲜血将垓下的土地染成鲜红。此后不久，人世间就多了一种花，名叫虞美人。

明·中都

“明”是明朝，“中都”是朱元璋的凤阳府。这是江淮大地的又一个传奇。当我第一次站在凤阳“中都故城”的城墙下时，我很难相信它曾经是一座比北京故宫还要雄伟壮丽的皇城。一些高大的箭堞和城堞，都已成了残垣断壁，曾经异常华瞻的宫殿群，也都坍塌成一片瓦砾了。那时落日正照进残破的午门，仿佛历史意味深长的目光。不见了，殿宇连绵、金碧辉煌的一切一切，都不见了，能够证明它曾经存在过的，唯有一方据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盘龙石础。而当我们找到它时，它正陷落在一口水塘当中，有农妇蹲在上头洗刷，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麦田。而远处，曾经华美高大无与伦比的中都午门，正将它残断的身躯，在黄昏的天宇下无声地展开。

那一刻我的心中针刺一般疼痛，感受到了什么叫作沧海桑田。传说中的麻姑，有一次从东海边路过，看见从前涨满海水的地方，已经成为陆地了。她没有惊讶，她已经几次看见大海变成桑田。但那天，站在凤阳城墙下的一个庄户院里，看着那些遗落在猪圈旁、草垛下的宫中石雕，我还是感慨万千。当年为了营造这座超豪华的皇城，这里聚集了上百万的劳工，那时驿道上昼夜奔驰着的，都是前往凤阳的车马。朱元璋是希望在他的家乡，设置一个超级凤阳府，辖区包括安徽、江苏、河南、湖北4省中的12府23个县，差不多将整个淮海流域都划了进去。为了扩充中都的人口，他从江南富庶地带强行迁移来20万编民。这些人来了后，不堪忍受连绵不断的水旱蝗灾，在年年返乡祭祖的路上，大唱攻击朱元璋的小调，凤阳花鼓就这样诞生了。“凤阳妇女唱秧歌，年年正月渡黄河。”从此，凄凉的花鼓调传遍了大江南北，凤阳成了人人都知道的天下最贫穷的地方。

明朝的皇帝，大多非昏即庸，只朱元璋和朱棣，可算英明之主，又都大喜功，不顾民间疾苦。所以明王朝是一个惨痛的王朝，尤其是晚明。而这

个王朝，最初就是在凤阳这片土地上发迹，在皇恩沐浴下，凤阳名满天下，喧哗一时。在夏季的傍晚，老人们给孩子们讲古，最常说的是，早先哪，咱这里出过一个朱皇帝。正是夕阳西下时候，有农人牵着牛从城垛下走过，废弃的城墙，在黄昏的天宇下无声地展开，它残断的缺口，仿佛一个巨大的历史缺憾。

寿春·楚

在淮河以南，地势渐渐隆起，开始它向山地的过渡，丘正如波涛般涌来，仿佛一种叙事的节奏。其间的寿县史称寿春，它悠久的历史，可以一直追溯到夏禹九分天下的时候。在吴楚春秋争霸的年代，它是楚国最后的国都，城池深峻，文化绚烂，以至多年以后，司马迁路过这里，还要忍不住地赞叹：寿春啊寿春，这是一座多么丰美的都城！其时的司马迁正击铎乡间，为他的皇皇巨制《史记》做田野调查。而雄踞南方的楚国，最后也是在寿春被秦国所灭，它最后的国君负刍，也是在这里做了俘虏。但寿春的城墙真的是结构繁复，美轮美奂，经过几千年风雨剥蚀，你仍然能够感到它美得无以复加。

楚国最后的边界，是在今天的含山县境内，俗称昭关。这是楚国东北边境的最后一个关口，吴头楚尾，过了昭关，便是吴国的地盘。所以当衣衫褴褛的伍子胥，穿过楚国广袤而又危机四伏的国土，终于到达这里时，他忍不住就松了一口气。但他随即看到，昭关的城门楼上，张贴着捉拿他的告示和造像。伍子胥看看四周，不禁一阵绝望。前途既绝，后路又断，父兄深仇未报，自家性命难保，伍子胥茫然四顾，忧愤而孤伤。

忧愤孤伤的伍子胥，一夜白了头发。

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故事。逃出去的伍子胥不知道，299年后，富强丰饶得不可战胜的楚国，最后会一路奔突，落脚于寿春，并且在这里灭亡。

徽州·徽学

在我关于安徽的表述中，徽州将是又一个重点。

身置群山环绕的徽州，就强烈地感受到它与皖北平原和江淮丘陵的巨大差别。在学者欧远方的划分中，徽州属于新安文化圈，与淮河文化圈和皖江文化圈，在文化形态上有着明显的区别。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，都和平原人

不同，习俗和脾性也不一样，还有，他们使用我们听起来吃力的方言。方言表示着地缘和文化，以及文化辐射出去的“圈”。相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，徽州是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。徽州原名新安、歙州，宋徽宗宣和三年（1121年）改名徽州，而改歙为徽，传统的说法，是因为绩溪境内有一座大徽岭，或曰徽山。在史前漫长的岁月中，江淮大地历经了多次高山为谷、深谷为陵的地质演化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原始江南古陆不断隆升，最终隆升出一片海拔1000米以上的峰峦，这就是黄山。原始江南古陆，是安徽最早的两块远古陆地之一，包括我们今天的歙县、祁门，东至诸县，而另一块远古陆地淮阳古陆，则包括今天长江以北的广大范围。

在皖南的低山丘陵间穿行，经过宁国之后，渐渐山稠岭密。一步步远离平原后，我深切地感到纯粹意义上的地理给人带来的震撼。再往前，就是绩溪、歙县、休宁、黟县和祁门，这就是明清之际徽州的概念。当然，还包括今天江西的婺源，所以说到徽州，我们爱说“一府六邑”。从地理环境上看，徽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单元，早在南宋淳熙《新安志》时代，徽州就有“山限壤隔，民不染他俗”的说法。所谓“山限壤隔”，是说徽州的一府六县处于万山环绕之中，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社会；所谓“民不染他俗”，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，徽州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。从唐代大历四年（769年）开始，徽州的行政区域划分就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，辖区面积一直比较固定。当时的歙州领有歙、休宁、黟、婺源、祁门和绩溪六县，而明清时期的徽州府，也基本上就是这个区域。据道光《徽州府志》卷一《舆地志》记载，清代徽州府东西长390里，南北长220里，如果采用现代计算数字，总面积为12548平方公里。

山水萦绕的地理，孕育出了完全不同于平原的文化形态并将它完好保存，直到今天，仍放射出灿烂的光彩。作为传统社会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之一，徽州在现代社会，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，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“徽学”，已经成为继“敦煌学”“藏学”之后崛起的第三大地方学。

山水·滩

人在徽州，最能够感受到山水萦绕的美好。徽州地势高峻，在浙江最高的天目山，到了徽州境内，就仅与平地一般高了。而古称黟山的黄山山麓，

标高约 1800 米，自东北向西南逶迤而过全境，号称“三十六峰，五百里黄山”。其实黄山又何止三十六峰？但天下名山胜境，无论峰峦多少，古人习称三十六峰，或七十二峰。《太平县志》上说，黄山群峰，“莫可数计”。登上黄山之后，只觉千峰竞秀，万壑峥嵘，风云变幻，大气磅礴。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，在游历了三山五岳之后来到黄山，一下子就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。他感慨说自己走遍天下，也没有看到过比黄山更美丽的地方啊！他因此慨叹：“登黄山，天下无山，观止矣！”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“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”。

“欲识金银气，须从黄白游。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。”这是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新安诗，这里“黄”是指黄山，而“白”指白岳，也就是齐云山。这不是一首赞美诗，但后人把它误读了。齐云山与黄山遥遥相望，与湖北武当山、江西龙虎山、四川鹤鸣山，并称为中国四大道教名山。1998 年初夏，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，我沿崎岖险峻的山道攀缘而上，登上了烟火缭绕的齐云山。其时，阳光正好，站在山顶往下看，阡陌纵横，田畴如展，一条不大的河流，蜿蜒着从其间穿过，将葱茏如染的田畴分作两半。这就是传说已久，由自然山川造就的太极图。

太阳渐渐升高，小河波光粼粼，银子般耀眼。这也不知是条什么河，也不知它最终会流到哪里去，在徽州，这样叫不上名字的溪流遍地流淌，数不胜数。而且徽州的水也和徽州的山一样，有高屋建瓴之势，就像清代诗人黄仲则所描绘：“一滩复一滩，一滩高十丈。三百六十滩，新安在天上。”山高水激，是新安山水的特点。在徽州，不仅是最大的河流新安江，就是西接鄱阳一般人都不熟悉的阊江，也有八十四个险滩。新安江由率水、横江和练江三水汇聚而成，而三水又各自纵横流淌，将众多的小水系融汇进来，仅在休宁境内，就有大小河流 237 条，真是无法想象啊，我感叹。所以生活在徽州，总能感觉到天地之间，有訇訇的水流之声，在你的前后左右环绕。在这些古老的河流边上，至今还留有许多水码头，比如渔亭、溪口、临溪、渔梁等等，在历史上，它们都曾经非常繁华和热闹。

“深潭与浅滩，万转出新安”。曾经有一次，我从新安江边的古镇深渡上船，前往浙江境内的千岛湖。其时新安江水春来如染，将两岸的村舍、塔桥、农人和茶树，都映照得美极了。更兼有山花烂漫，草木繁荣，两岸不时闪过一团团鹅黄，一团团绛紫，一团团雪白……著名的三潭枇杷，这时都还青着，但再有个十几二十天，也就成熟了。山上的茶园里，有女子在采茶，穿着杏

红衫子，因为远，也看不清到底是少女还是媳妇。

村落·世外

在祥云瑞霭的下面，在柳暗花明的远方，在一条条蜿蜒崎岖的山间公路旁，在一片片丰饶秀丽的盆地之间，坐落着一些村庄。连绵的峰峦是它的院墙，它的邻舍以及它自己，环弯的流水是它的篱笆，它的门窗以及它的妆台。若是傍晚，它们的上空，会有一些久久不散的炊烟，这时，你心中会蓦然浮上“人烟”二字来。这时，徽州所独有的粉壁黛瓦马头墙，也会在青山和绿水之间，显出分外的醒目和幽雅。对于平原上的我来说，它们美得仿佛不再是一些真实的村庄，而是一幅幅水墨洇染的山水画。那往往是早上的八九点钟，太阳暖暖地照着，给人一种懒洋洋的感受。而这样的時候，周边的茶树总是绿得逼人，万物都生机勃勃。我站在高处，梦一样地看着山坳里的村子，心里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惊诧。村庄早起的炊烟，已经差不多散尽了，但还有一层薄薄的半透明山岚笼罩，太阳下能看见隐隐颤动的波光。这时的村子总是很安静，孩子们上学去了，大人们去了茶园，偶尔，会有一两声鸡叫，响彻在村子的上空。

这时的鸡啼，听上去也总是十分辽阔。

多年以前，曾听人说陶渊明笔下的“桃花源”就在黟县的某处，对此我一直不敢相信，但是深入黟县之后，观山水形胜，听乡间风谣，却对“世外桃源”即古黟的说法，有了相当的认同。黟县旧时有“桃源洞”，悬于山崖之上，下临百尺深渊，为南向进入黟县的必经道口。从渔亭逆流而上的渔舟，因河道乱石嶙峋，至此则难以上行，须舍舟登岸，穿过桃源洞，再经“浚阳台”，取崎岖山道进黟县城。缘溪而上，两岸悬崖陡峭，古木森森，行数里峰回路转，眼前豁然开阔，一大片村落奇迹般出现，而这就是“桃源”了。旧时，黟县人家的门上，有这样的联语：“以八千岁为春，之九万里而南”，取上古《庄子》之意，可以看出徽州民俗的古老和驯雅。

深巷·墙

徽州村落的街巷多为石板路，色泽青纯，古朴沉重，两侧沟渠长年流水淙淙。在沟渠的后面，才是一些砖木结构的古民居，这样门前流水的局面，

只有徽州才能看到。这些建筑看上去是那样朴素端庄，都是楼房，但格局比较小。这是因为徽州地少人多，田价高昂，加以子孙绵延，家族繁衍，为了扩充居住空间，解决人口和土地的矛盾，就只好建楼了。是传统的双披屋顶，半掩半露，隐在层层叠叠的山墙之后。山墙是为了防火而设置的防火墙，徽州的村落动辄上千人家，更有所谓“烟火万家”者，一旦着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徽州人家，房屋与房屋之间都有防火墙，以紧急时切断火路，防止火势蔓延。这些防火墙都很高，并且有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，叫作马头墙。登高眺望，高高低低的马头墙在一片屋宇间参差错落，与众多的蝴蝶青瓦小山脊交相辉映，显示出特有的韵律美与和谐美。

也因此进入徽州民居的院落，或是走在它的街巷之中，会有迷失其间的错觉。大一点的村落，往往有近百条小巷纵横勾连，迷宫一样。小巷幽深且幽静，两边的巷壁上长满了斑驳的绿苔。抬头看看，蓝天一线，有白云飘过。偶尔在某一巷道的墙上，你会发现一扇雕刻成树叶形的石窗，当年曾有美丽的少妇站在窗下，幽怨地等待着她外出经商的丈夫。

叶落归根，这是旧时代徽州妇女最大的念想。

徽文化·商

徽州的男人，大都外出经商。徽州山多地少，人口稠密，素有“七山一水一分田，一分道路加田园”的说法，由此造成徽州人深刻的危机意识。为了生存，人们蜂拥而出，求食于四方，徽谚所谓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”，由此形成了一支与晋商相抗衡的强大的商业力量，史称徽商。明中叶之后，新安商人崛起于东南地区，而徽商中的巨商大贾，又多是盐商。明清之际，江浙有大盐商 35 名，其中 28 名是徽商。明中叶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，风俗由纯朴趋向奢侈，城市中弥漫着浓重的享乐主义气氛。而这一变化，与徽商在淮扬一带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。徽商借助宗族势力和读书入仕的途径，雄霸中国商业舞台几百年，以它雄厚的财力物力，滋生出灿烂的徽州文化。徽州六邑，宗祠遍布，并且是当地最宏伟华严的建筑。而和祠堂同样蔚为壮观的，是高大而造型独特的牌坊。它们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，都是些贞节牌坊，而是包括一些功名坊、仁义坊、科第坊、百岁坊等等，几乎表达了徽州人全部的伦理观、价值观和人生理想。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，拥有徽州这样数量众多的牌坊，它们和祠堂、